

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质、困境与进路

庞明明¹,王艳荣²

(1. 广东理工学院,广东肇庆 526070;2. 西北工业大学,陕西西安 710072)

[摘要]作为一种由算法与数据驱动的革命性范式,数字技术凭借其精准性、交互性、沉浸性等鲜明特质,赋能并重塑着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然而,其应用也衍生出“素养危机”“数据孤岛”“信息茧房”等一系列困境,不仅弱化思政育人效果,碎片化思政育人内容,更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鉴于此,亟需从主客、技术和价值三大维度综合施策,构建行之有效的数字赋能路径:一是以提升数字素养为抓手激发内生动力,二是以完善数据设施为基础破除“数据孤岛”,三是以强化价值引领为利刃冲破“信息茧房”,从而系统性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成效。

[关键词]数字技术;思想政治教育;素养危机;数据孤岛;信息茧房

[中图分类号] G434; G641;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13-0169-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13.057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教育数字化”并作出“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战略部署,这不仅为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指明前进方向,更擘画出以教育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宏伟蓝图。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系统分析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特质,全面梳理其现实困境,进而探寻有效的实践路径,以期对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效有所助益。

一、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特质

随着数字技术的逐步兴起及广泛应用,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关键变量,并表现出精准性、交互性、沉浸性等鲜明特质。

(一)精准性

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能对思政对象的个体数据进行实时抓取,系统分析其思想行为及发展趋势,并据此生成全景式“数字画像”,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提供技术支撑。第一,教育内容精准。通过对大学生学习状况、思想动态、理论需求与学习效果的持续性和动态性监测,数字技术能够精准捕捉个体化差异和共性化规律,为“一对一”的个性化引导和“一对多”的共性化教学提供依据,实现教育内容的靶向供给与精准滴灌。第二,教育对象精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能够全方位、广渠道地精准捕捉和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并“立足对海量数据的自动提取,以及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和语言处理过程,数字技术能够获取人的多元化信息,形成教育对象精准画像,力图还原人的思想状况、需求现状和行为动向”,以此实现精准育人。第三,教育评价精准。借助智能算法和分析模型,教育者可以对海量的信息数据进行智能分类、深度挖掘与可视化呈现,准确诊断教学成效与学习状态。另外,数字技术还能够将数据分析形成的评价结果实时反馈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形成“评价—反馈—干预—提升”的闭环,切实提高教育评价的精准性。

(二)交互性

同单向传递教育内容的传统媒介相比,数字技术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起了“主体—数字媒介—客体”双向互动的交互关系。第一,实时交互。实时交互指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主客体之间信息传递与反馈的高度同步性,确保双向反馈的“秒回”和主客体“一直在线”的状态,这种交互方式能够显著提高主客体之间的互动频率,从而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第二,全域交互。全域交互是指借助数字技术突破传统时空壁垒,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互动从固定时间转向任意时间,可根据各自的时间、喜好、需求,随时随地传递、交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打破信息传递的时空限制,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无缝连接。第三,延时交互。其核心特征是异步性,即借助数字化智能设备,教育主客体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选择合适的时间发出或接收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这种交互方式摒弃了主客体面对面交流对时间要求的同步性,彰显出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灵活性。

(三)沉浸性

沉浸性表现为教育者利用数字技术为受教育者打造知识体验空间,营造“身临其境”的教学场景,使受教育者在深度体验和高度沉浸中获取知识的新型教育方式。第一,思想沉浸。教育者利用数字技术立体化展现历史博物馆、革命纪念馆中的图片和实物全景,模拟重大战役、再现重大历史场景,让受教育者在思想沉浸中引发情感共鸣,从而巩固其理想信念,增强爱国情怀。第二,感官沉浸。依托裸眼3D、AR等数字技术,博物馆、纪念馆可借助语音同步讲解和云端交互等功能,令鲜活的历史场景在“镜”中直观重现。这种虚实交互的全景式、沉浸式学习场景,为学生带来了融视觉、听觉、触觉于一体的多维沉浸体验,能有效深化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并激发其情感共鸣。第三,内容沉浸。依托数字技术,教育者可将教育内容由纸质文本转化为数字化内容,“将无

收稿日期:2026-1-2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项目“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4GXJK576);2025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高校思政课‘3+3+4’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为例”(项目编号:2025-1144);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5GQN030);广东理工学院2025年“质量工程”项目“数字化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路径创新研究——以《毛概》课为例”(项目编号:JXGG20251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庞明明(1991—),男,河南商丘人,广东理工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法直接观察或感悟的知识、理论、方法等信息转换成图形、图像、视频、动画等格式在屏幕或空间中进行呈现”,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活起来”“动起来”,让学生在可视化的沉浸式体验中增强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提升育人实效。

二、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随着数字技术日益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其已逐渐成为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需承认,“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这一内在悖论意味着,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一)主客困境:“素养危机”弱化思政育人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双方的数字素养直接决定着思政育人的效果。数字化时代,一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在数字认知、应用和创新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素养危机”。第一,数字认知素养不足。数字技术正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手段、载体发生革命性重塑,但一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对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前进方向洞察不足、对“数字+思政”的教育理念领悟不足,严重弱化了思政育人效果。第二,数字应用素养不足。当前,一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运用数字技术有效搜集、甄别、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能力有待提升;运用多样化数字技术设备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能力存在短板;运用数字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进行精准分析、全面诠释的能力尚显薄弱等,影响着思政育人效果。第三,数字创新素养不足。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一些育人主体和客体在实现育人内容精准供给与方法精准适配方面缺乏有效创新;依托数字技术拓展新领域、破解新问题的视野尚需开阔;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学习方法、挖掘学习资源的应用效能尚未提升,导致思政育人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受限。

(二)技术困境:“数据孤岛”碎片化思政育人内容

受信息安全保护、数据管理权限划分等因素影响,不同单位、部门之间存在系统隔离问题,导致数据资源呈现“孤岛”状态。第一,“数据孤岛”制约思政育人资源的互联互通。“数据孤岛”使教务系统中的课程信息、学生成绩数据;学生系统中的奖惩信息、心理测评数据;后勤系统中的消费记录信息、图书借阅数据等本该协同分析的多样化数据被割裂在不同系统中,造成思政育人资源不联通不共享,导致数据高效配置与精准推送难以实现,最终无法形成“1+1>2”的聚合效应。第二,“数据孤岛”制约思政育人资源的深度挖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来源日趋多元、种类日益增多。然而,由于底层数据技术标准不尽统一、管理权限条块分割等原因,这些本应协同的多元化育人资源难以有效整合,无法形成支撑深度分析的统一数据底座,造成数据背后深层次的思想动态与规律难以精准洞察,育人资源内在价值的有效挖掘遭到阻滞,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精准性与实效性的提升。第三,“数据孤岛”制约思政育人资源的有效利用。高校内部存在的组织壁垒与体制性条块分割在育人资源的利用上引发了两大问题,一是资源冗余,即同一学生的数据被不同部门重复采集、存储和维护,造成了人力、物力与存储成本的巨大浪费;二是资源闲置,即大量本可互补互鉴的数据资源被隔离于“孤岛”中,无法在更大范围内流动与整合,导致育人资源的利用效率与边际效益大打折扣。

(三)价值困境:“信息茧房”淡化主流意识形态

“信息茧房”是指在数字技术作用下,用户根据个人喜好筛选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主动被束缚在同质化信息之中,逐

渐陷入封闭的“信息网”。第一,“信息茧房”影响大学生价值认知。数字技术能够根据大学生日常信息浏览记录,判断用户的信息喜好,按“需”精准推送内容。对自我认知尚未清晰的大学生而言,同质化信息会导致信息来源渠道窄化、内容结构固化、价值认知受限,对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构成威胁。第二,“信息茧房”影响大学生价值判断。在“流量至上”时代,一些网络平台将大学生的注意力和用户黏性视为利益资源,利用大学生信息偏好大肆传播毫无营养价值、内容低俗的娱乐信息,“简单用流量热点事件迎合受教育者的注意力视线,忽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践所追求的主流价值关怀”,导致一些学生出现价值判断失范现象。第三,“信息茧房”影响大学生价值选择。当前,西方国家精准利用智能算法,以标题新颖、内容炸裂和趣味化的包装手段,系统性向我国渗透“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更易获得算法的优先推荐与广泛传播,而阐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严肃的主流内容被“冷落”。这种不对称的传播格局强化了学生的信息茧房效应,导致价值迷失与认同分化。

三、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进路

针对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可从主客、技术和价值三大层面探索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做到“对症下药”和“靶向治疗”,对激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强化技术支撑、明确价值导向至关重要。

(一)主客层面:提升数字素养,激发内生动力

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重构了思政育人的生态,这从根本上要求主客体必须超越工具性的“会用”,发展出能应对技术伦理挑战、引导价值认同的综合性数字能力。第一,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一方面,高校要将数字素养纳入教师培训体系。依托数字技术搭建线上线下、职前职后、短期长期相结合的教师培训体系。通过开展数字技术系列理论和实操培训,有效提升教育主体的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另一方面,高校要将数字素养纳入教师考核指标体系。将教师数字素养及其应用能力纳入个人职称晋升、评优评先、年度考核等,促使教育主体将外在要求不断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行动,持续激发其自我发展的积极性。第二,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数字素养。一方面,高校要开设大学生数字素养通识课程。“将数字信息的检索和收集、数字内容的整合和创建、数字工具的使用和交互、数字问题的处理和解决等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全面提升大学生的数字认知、实践应用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高校要构建数字实践育人模式。通过深化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基地等,鼓励教育主客体深入数字化企业、工厂开展实践教学,引导大学生在数字应用场景中学习、运用数字技术,激发大学生提升数字素养的内生动力。

(二)技术层面:完善数字设施,强化技术支撑

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强力支撑。因此,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技术支撑,对于提升思政育人实效至关重要。第一,进一步完善高校软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高校要主动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积极深化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通信公司的技术合作,加大传统老旧网络基础设施的升级和改造力度,大力推进5G基站建设,持续扩大校园固定宽带用户接入规模和千兆光纤覆盖范围,最终实现5G网络的全面覆盖和无门槛使用,为思政育人提供技术支撑。第二,进一步完善高校硬件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高校要立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加大资金投入,积极研发和购买智能黑板、电子课桌等被数字技术深度“武装”的新一代学习、教学和管理设备,全面提升

高校教育教学数字化硬件设施的性能和水平,切实“推动大学生信息管理、学习现状、思维动态、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数据智能化、数字化呈现,形成动态清晰的数字图谱,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可视化变革”,为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技术保障。

(三)价值层面:净化数字空间,明确价值导向

当前,数字空间内容混杂、真假难辨,必须积极净化数字空间、纠正价值偏差、明确价值导向,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导权。第一,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作用。面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我国数字空间中的蔓延,高校必须自觉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扩展到数字空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警惕技术中性论圈套,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技术逻辑的基本准则,铸牢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主流价值导向。”同时,通过课程教育、网络培训、实践研修等方式,筑牢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其对错误思潮的分辨力和免疫力,从而净化数字空间。第二,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高校要积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数字技术发展方向,引导数字技术在赋能过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方向。同时,高校还应积极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将大学生热衷的社会热点与网络用词等进行时代化、主流化及青年化阐释,有效引导学生科学辨识数字空间的多元价值观念并抵制网络错误思潮,进而主动消除数字“污染”,共同参与数字空间净化。

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高校思政育人质量的重要抓手。然而,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并非自然实现的结果,需要数字技术研发单位、教育主管部门、思想政治

教育主客体协同发力。唯有如此,数字技术才能在思政育人中发挥更大的赋能效应,进而为培养时代新人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4.
- [2]阎国华,魏新宇.审视与应对: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进阶[J].思想教育研究,2025(1):43-50.
- [3]于祥成,刘成.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进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2):128-136.
- [4]操菊华,陈晓珍.人工智能驱动的思政课沉浸式教学探析[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4-22.
- [5](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3.
- [6]李林英,冉金昊.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1):122-127.
- [7]范鸣,岳怡寒,彭鹏.“数字思政”视域下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路径探究[J].党政论坛,2024(4):37-40.
- [8]董辉,马鑫一.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困境与实践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6):80-83.
- [9]秦在东,王艳.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应然图景及其实践遵循[J].思想教育研究,2025(1):19-25.

Characteristics, Dilemmas and Approaches to the Digital-empower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PANG Ming-ming¹, WANG Yan-rong²

(1. Guangdong Technology College, Zhaoqing Guangdong 526070;

2.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72, China)

Abstract: As a revolutionary paradigm driven by algorithms and data,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s and reshapes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leveraging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precision, interactivity and immersiveness. However, its application has also given rise to a series of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gital literacy crisis” “data silo” and “information cocoons”, etc. These issues not only dilu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ead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content but also attenuate the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response, it is imperative to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subject-object, technological and value-based—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digital empowerment pathway. Specifically, this includes: (1) enhancing digital literacy to stimulate endogenous motivation; (2) improving data infrastructure to break down data silos; and (3) strengthening value-based guidance to overcome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Through these measures, the educational effica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be systematically enhanced.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gital literacy crisis; data silos; information cocoons

(责任编辑:陈思婷)